

經部

禮記述註卷二十三

安溪　李光坡　撰

坊記第三十

疏曰鄭云名坊記者以其記六藝之義所以坊人之失也

子言之君子之道譬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防淫命以防欲

疏曰此篇凡三十九章此下三十八章悉言子云惟此章稱子言之者以是諸章之首一篇總要故重之　集說曰辟讀為譬坊與防同言君子以道防民之失猶以堤防遏水之流也　應氏曰性之善為德禮以防之而養其源情之蕩為淫刑以防之而遏其流民之欲無窮聖人有命之說焉使知命出於天各有分限而人力莫施以是防之則覬覦者塞羨慕者止而欲不得肆矣　坡謂註云命謂教令可兼說蓋君命即天命也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註曰此節文者謂農有田里之差士有爵命之級慊恨不滿之貌也　疏曰制富者居室丈尺俎豆衣服之事須有法度不足至驕也制貧者農田百畝桑麻自贍比閭相賙不令至於約也貴者制其禄秩隨功爵而施則貴臣無復恨君禄爵薄於已也　熊氏曰

小人無道以安貧故氣慊而約無德以守富故氣盈而驕約則覬覦心生故盜驕則犯上心生故亂此皆人之情也禮者因人情之過不及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也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註曰寧安也大族衆家恒多作亂古者方十里其中

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為雉百雉為長三百丈方五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之一

熊氏曰詩大雅桑柔之篇引之以明民為荼毒則貧必不好樂富必不好禮衆必不肯自寧也坡謂民豈不知亂之能荼毒人乎然其貪亂也寧為所荼毒而不恤此形民喜亂之心最為真至解者似少失之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集說曰疑者惑而未決微者隱而不明惟禮足以章明之分別之也　熊氏曰貴賤上下之等衣服隆殺之別朝廷尊卑之位其間毫髮不可僭差之際正人之易惑事之難明者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

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

註曰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臣者天君稱天子為天王稱諸侯不言天公辟王也大夫有臣者稱之曰主不言君辟諸侯也此者皆為使民疑惑不知孰者尊也盍旦夜鳴求旦之鳥也求不可得也人猶惡其欲反晝夜而亂晦明况於臣之僭君求不可得之類亂上下惑衆也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註曰同姓者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也其非此則無嫌也僕右恒朝服君則各以時事唯在軍同服于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註曰食謂禄也在上曰浮禄勝已則近貪已勝禄則

近廉　熊氏曰貴賤謂爵之尊卑貧富謂禄之厚薄

亂爭奪也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

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

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

集說曰詩小雅角弓之篇爵酒器也嚴氏云兄弟有

因杯酒得罪而怨者此為持平之論以解之言凡人

之不善者其相怨各執一偏而不能參彼已之曲直故

但知怨其上而不思已過然其端甚微或止因受爵失辭遜之節而或至於忘其身亦可念矣　方氏曰禮六十以上籩豆有加故酒肉以犯齒言三命不齒席於尊東故衽席以犯貴言族人不得戚君位故朝廷以犯君言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熊氏曰貴人而賤已如坐下就賤之類先人而後已

如受惡之類此讓道也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

疏曰財利榮祿之事假令死之與生並合俱得君上則先與死者後與生者以此化民則民皆不偝於死者亡謂身為國事而出亡在外存謂身在國內若君有利祿先與在外亡者而後與國內存者以此化民

民皆仁厚可以大事相付託也偝死而號無告者言民偝棄死者其生者老弱號呼無所控告也　熊氏曰詩邶風燕燕之篇畜詩作勗勉也莊姜言歸妾戴嬀思念先君莊公以婦道勗勉寡人夫思先君見不偝之意既歸而猶以此勗莊姜見其可託也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註曰言人君貴尚賢者能者而不吝於班祿賜車服

則讓道與賢者能者人所服也技猶藝也約言先言言人尚德不尚言也約與先互言耳君子約則小人多矣小人先則君子後矣　方氏曰上之所化如此不徒事乎空言而已故繼之以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集說曰上酌民言謂人君將施政教必斟酌參挹乎

與論之可否如此則政教所加民尊戴之如天所降下者矣信則不欺於民讓則不恃乎已以此臨民民得不親其上死其長乎故曰民之報禮重也詩大雅板之篇詢于芻蕘問於取草取薪之賤者也引此以明酌民言之意　方氏曰上不酌民言則事或妄行而失其所守故曰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民或肆慢而無以相治故曰亂也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

已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

坡謂此衛風氓之篇引之以見推善引過齋戒自省如卜筮然則所稱合禮無取咎之言矣此明所以不爭不怨之故至為深切何可易議也爾卜爾筮猶易言原筮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

集說曰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稽考龜卜者武王

也謀度鎬京之居葢武王之志已先定矣及以吉凶取正於龜而龜亦恊從武王遂以龜為正而成此都焉是武王不自以為功而讓之龜卜也故引以為讓善之證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内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註曰君陳葢周公之子伯禽弟也　疏曰知周公子

者以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似若

蔡仲之命書序云蔡叔既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相

似皆是父卒命子故疑周公子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

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

無良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

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

註曰弛猶棄忘也　方氏曰子為父隱所謂弛其過也善則稱親所謂敬其美也　熊氏曰引書借不言二字為諱親之過以明弛過之意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

集說曰從命不忿謂承受父母命令之時不可有忿戾之色詩大雅既醉之篇言孝子事親無乏止之時

坡謂受命不從者何足校其忿不忿惟是從者則

知愛矣然或非己所欲或有不均獨賢之意雖從命而幾微介於顔面是忿己則與不從者亦五十百步之間耳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

註曰睦厚也黨猶親也合族謂與族人燕與族人食令善也綽綽寛裕貌也交猶更瘉病也　熊氏曰綽綽有裕能睦之証交相為瘉不能睦之証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

註曰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可以乘其車車於身差遠也謂與已位等　䟽曰若尊卑懸絶假非執友不可傳通車服故知與已位等但是父執故不可衣其衣也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

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註曰同位尊卑等為其相褻厥其也辟君也忝辱也
為君不君與臣子相褻則辱先祖矣君父之道宜尊嚴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
君子以此防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
集說曰曲禮云恒言不稱老與此意同孝所以事親
慈所以畜子言孝不言慈者慮其厚於子而薄於親
故也可以娛人而使之樂者戲也可以慼人而使之
傷者歎也閨門之內謂父母之側戲而不歎非專事

於戲也謂為孺子之容止或足以娱親猶云可爾恨歎之聲則傷親故不為也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

註曰長民謂天子諸侯也

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敬祭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註曰有事有所尊事　方氏曰為親之死故為尸以象其生為神之亡故為主以寓其存經曰事死如事

生事亡如事存此所言示民有事也追孝與祭統言

追養繼孝同義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

註曰祭器籩豆簠簋鉶之屬也有敬事於賓客則用之

謂饗食也盤盂之屬謂燕器　疏曰菲薄也言君子不以貧窶菲薄廢禮不行沒過也不可以財物豐多華美其事沒過於禮也易既濟九五文辭詩大雅既醉之篇　方氏曰食者利之所存禮則義之所出故言爭利以忘義

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

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集說曰戒謂散齋也承奉事之也醴齊醍齊澄酒此三酒味薄者在上味厚者在下貴薄而賤厚是示民以不貪淫於味也尸飲三主人主婦賓長各一獻也然後主人獻賓是衆賓飲一也尊上者得酒多卑下者少是示民以上下之等也因其祭祀之酒肉於祭禮之末序昭穆相獻酬此以和睦之道教民也祭

祀之時堂上者觀室中之禮儀堂下者又觀堂上之禮儀其容有不肅者乎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言禮儀盡合於法度笑語盡得其宜也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歛於户内大歛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註曰遠之所以崇敬也　疏曰鄉飲酒禮主人迎賓

至門三辭至階三讓皆主人先入先登是賓禮每進以讓也殷人即壙上而弔於送死太簡周人孝子反哭至家乃後始弔於送死殷勤是情禮備具故云吾從周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

註曰謂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阼階不忍即父位

也沒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

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奚齊與卓子皆獻公之子也

獻公卒其年奚齊殺明年而卓子殺矣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

仕唯卜之日稱二君

集說曰推事父之道以事君推事兄之道以事長皆

誠實之至豈敢有副貳其上之心乎欲貳其君是與

尊者相敵矣故云示民不貳也君子人君之子也有

君君在也不謀仕嫌欲急於爲政也世子他事皆不得稱君貳惟命龜之時或君有故而已代之則自稱曰君之貳其左傳卜貳圉正謂君之貳故鄭引之云二當爲貳也

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

䟽曰君無骨肉之親若不爲重服民則疑君不尊今與喪父同示民不疑於君之尊也

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

集説曰與曲禮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意同有上下謂卑當統於尊也

故天子四海之内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

集説曰自此遺彼曰饋自下獻上曰獻車馬家物之至重者以上四節皆明事君事親之道故總結之曰

忘其親而貳其君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

集說曰禮之先幣帛謂先行相見之禮後用幣帛以致其情也此是欲教民以先任事而後得祿之義若先用財而後行禮則民必貪於財利矣無辭無辭無辭讓

之節也行情直行巳情也禮畧而利行不能無爭奪矣人有饋遺於巳禮也巳或以他故或以疾病不能出見其人則不視其饋視猶納也此蓋不敢以無禮而當人之禮易无妄六二爻辭令文無凶字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以喻人臣無功而食君之祿引之以證不行禮而貪利也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

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忘其身

疏曰此邶風谷風之篇葑蔓菁也菲草生下濕地似蕪菁花紫赤色可食記者引詩斷章為義凡有二意一則云采此葑菲但采其葉下體之根莖雖美不可并取則是不盡取其利當遺與於下二則云采其葑菲無以下體之惡并棄其葉據下體有苦惡之時作記者據其根善則無得并取其根無盡利也據其根

惡則無得并棄其葉不求備也　集說曰詩小雅大田之篇秉禾之束為把者穧鋪而未束者言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不收斂之鋪穧寡婦之不能耕者取之以為利耳伊語辭與今詩文顛倒不同仕則不稼祿足以代耕也田則不漁有禽獸不可再取魚鼈也食時言人君食四時之膳也不力珍不更用力務求珍羞也坐羊坐犬殺食而坐其皮也皆言不盡利之道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

註曰淫猶貪也章明也嫌嫌疑也重男女之會所以遠別之於禽獸也有幣者必有媒有媒者不必有幣仲春之月會男女之時不必待幣獻猶進也伐柯伐

木以為柯也藝亦樹也言取妻之法必有媒如代柯之必須斧也取妻之道必告父母如樹麻當先易治其田　疏曰自此以下終於篇末總坊男女奔淫之事夫婦重慎之義也所淫所貪欲之事非直淫泆也若其淫泆則當云防民淫不須云所也章民之別明民之男女令相分別也自獻其身謂女自進其身以求男者也　集說曰詩齊風南山之篇以此坊民以下十一字舊本在詩云之上今以類推之當在所引

詩下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集說曰厚别厚其有别之禮也卜之卜其吉凶也吳泰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吳女又見論語 坡謂雜記云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則孟子原非夫人昭公稱之為孟子春秋書曰孟子卒所謂我

無加損焉正名而已三傳皆以諱言故所未詳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註曰交爵謂相獻酢陽侯繆侯同姓也其國未聞大饗饗諸侯來朝者也夫人之禮使人攝　疏曰特牲主婦獻尸尸酢主婦是祭時交爵也陽侯繆侯是兩君之謚按王享諸侯及諸侯自相享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則繆侯所享蓋同姓也以此

言之陽侯以前夫人出享鄰國之君得有男女交爵此後夫人獻禮遂廢並使人攝也　坡謂此節語意似古者祭與賓皆有男女交爵之事今享禮已廢惟祭尚然故子但云非祭男女不交爵其餘不交灼然可知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

註曰有見謂覩其才藝也同志為友大故喪病　集說曰辟遠者以避嫌故遠之也

子云好德如好色

註曰此句似不足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疾時人厚與色之甚而薄於德也

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

坊民民猶淫佚而亂於族

註曰不漁色謂不内取於國中也内取國中為下漁色昏禮始納采謂采擇其可者也國君而内取象捕魚然中網取之是無所擇亂族犯非妃匹也 集說曰荒於色則紀綱弛民之昏禮亦化之而廢故遠色者所以立民之紀使不以色而廢禮亂常也餘並見前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

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集說曰舅姑女之父母也承進也子女也論語註云送與之也儀禮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無違宮事皆恐事之違也末世禮壞故有男行而女不隨者亦有親迎而女不至者　成氏曰婦人謂夫之父母曰舅姑男子亦謂妻之父母曰舅姑但加外字耳夫婦齊體父母互相敬也

中庸第三十一

疏曰鄭目録云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

聖祖之德

朱子章句

表記第三十二

疏曰鄭云名曰表記者以其記君子之德見於

儀表者也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

信

方氏曰此篇稱子言之者八皆總其大同之畧也稱子曰者四十五皆列其小異之詳也　熊氏曰夫子周流志在行道至晚知道不行故發歸乎之嘆蓋君子身雖隱而道未嘗不顯著如不必矜持而容自莊不必嚴厲而色自威不必言語而信自存此皆道之彰明較著不待仕而後可見也此吾所以當歸也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

有擇言在躬

註曰忌之言戒也言已外敬而心戒慎則無有可擇之言加於身也　疏曰甫刑呂刑也甫侯為穆王説刑故稱甫刑　劉氏曰君子謹獨不待矜而莊故不失足於人而貌足畏不待厲而威故不失色於人而色足憚不待言而信故不失口於人而言足信也蓋其尋常敬忌故動處無不中節如此又引書以證之而義益顯矣

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

註曰不相因者以其或以裼為敬或以襲為敬禮盛者以襲為敬執玉龜之屬也禮不盛者以裼為敬受享是也　應氏曰裼襲以示文質各有異宜所謂不相因者恐一時或有異事必易服從事各存其敬不以襲衣而因為裼不以裼衣而因為襲盖節文既辨而又不憚其勞則無相褻之患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呂氏曰極敬者誠意至也苟至於樂則敬弛極辨者節文明也苟至於倦則入於苟簡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

註曰篤厚也揜猶困廹也　熊氏曰慎以處事言篤以立身言恭以待人言　坡謂篤實行道險夷一致不可困廹非光輝之謂也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

註曰儳焉可輕賤之貌也如不終日言人而無禮死無時　熊氏曰莊敬則精神簡束而日進故强安肆則志意消阻而日退故偷是以君子不敢一日不敬使中心無主而紛紜雜亂若不能以終日也儳參錯不齊貌　坡謂如註之解鞕廹可畏所當共省者

子曰齋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

集說曰幽明之交上下之際尤其所當敬者故並言之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馬氏曰狎侮至於死而不畏者蔽其所褻也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

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集說曰易蒙卦辭謂凡占者初筮則誠敬必全若以明而治蒙必其學者如初筮之誠則當告之若如再筮三筮之瀆慢則不必告之矣引此以言賓主之交際當慎始敬終如初筮之誠不可如再三筮之瀆慢

也呂氏曰辭者相接之言如公與客宴曰寡人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人須臾焉使某也以請之類是也禮者相見之摯如羔雁雉鶩之類是也必以辭必以禮者交際不可苟也苟則褻褻則不敬此交所以易疎也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

註曰報謂禮也禮尚往來　應氏曰仁之體大而尊

昭揭衆善而人心儼然知所敬故曰表義之體方而
嚴裁割事物而人心凜然知所畏故曰制報之為禮
以交際往來彼感此應使人有文以相接有恩以相
愛其何利如之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
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
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寛身之仁也以怨
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註曰讎猶荅也寛猶愛也愛身以息怨非禮之正也

熊氏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是君有安民之德民之事君所以報也后非民無以辟四方是民有戴君之德君之治民所以報之也引之亦明報德意　坡謂論語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夫以直報怨必有不德者矣以德報德必有不直者矣聖人之言交互觀之委曲皆盡然渾然沖和此似少露矣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

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已而置法以民

呂氏曰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則非聖人不足以性仁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則衆人皆可以為仁以聖人所性而議道則道無不盡以衆人之可為而制法則法無不行　方氏曰欲而好仁則智者利仁之事也畏而惡不仁則畏罪者强仁之事也若所好生於無欲所惡生於無畏非中心安仁者不能故曰天下一人而已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

疏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此明仁義相須若手之左右

吕氏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雖湯武之舉不過乎是而其情則不同故其仁未可知也過者人所避有不幸而致焉周公使管叔以殷畔過於愛兄

而已孔子對陳司敗以昭公知禮過於諱君而已皆出乎情而其仁可知也道非仁不立義非仁不行凡人之舉動必右先而後左隨之故曰仁右道左坡謂均之為仁所謂同功也或安之或利之或强之所謂異情也畏罪者强仁乃畏威寡罪是困勉之功非五霸之假也仁者右也以下乃教為仁者以仁必有義則或功或過皆得其情而無厚與薄之偏矣

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為無失

註曰此讀當言道有至有義有考字脫一有耳　應氏曰至道即仁也至道渾而無迹故得其渾全精粹以為王義道嚴而有方故得其裁割斷制以為霸盡稽考之道而事不輕舉焉亦可以無失矣　坡謂王天子霸牧伯也義道以霸言牧伯奉義而行耳宋元末儒一見霸字如虎狼然何也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强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

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集說曰仁有數言行仁之道非止一端如下文安勉之別是也義有長短小大言義無定體在隨事而制其宜也如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之類中心憯怛此胞與為懷故為愛人之仁率循古人之成法而勉强行之此資藉古之仁道以為仁者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豐水之傍以潤澤生芑穀喻養成人才也武

王豈不官使之乎言無遺才也聖人為後嗣計莫大於遺之以人才是欲傳其孫之謀而燕安翼輔其子耳夫子以為數世之仁蓋中心惻怛所發者深故所及者遠也國風邶風谷風之篇今詩作躬閱容也言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憂後事乎此但欲以仁終其身而已耳蓋勉强資仁所發者淺故所及者近也

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

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

註曰取數多言計天下之道仁居其多以人望人言當以時人相比方耳　熊氏曰統四端兼萬善故曰重生而即其死而後已故曰遠惟重則舉莫能勝惟遠則行者莫能致此可見仁之取數極多夫人欲勉於仁而全體不息誠難也勝重致遠義之當然也君子以義之盡者度人必欲其勝重致遠則難為人惟舉今之人以相望則一得亦可表見賢者可得而知

矣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集說曰大雅烝民之篇言德之在人其輕如毛非難能也而民少能舉之者尹吉甫於儀匹之中圖謀之

求其能舉徳者乃惟仲山甫能舉之我愛其人使其或有不及我思效忠以助之而山甫全徳無可以致其助者也小雅車舝之篇言有高山則人瞻望而仰之有景大之徳行則人視法而行之二止字皆語辭夫子引此兩詩而賛之曰詩人之好仁如此哉中道而廢言力竭而止若非力竭則不止也不足少也人老則未來之歲月少矣俛焉無他顧之意孶孶勤勉之貌斃死也　應氏曰前章言仁重且逺而人不可

以全責此又總敘而勸勉之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註曰辭解說也　疏曰儉近仁者以儉不費用無害於物故近仁也情可信者以情示人故可信也儉易容者儉則寡求故易容也　方氏曰能好仁則得其

所好矣以其反此而失其所好仁所以難成與苟好仁矣雖有過易辭也況無過乎周公孔子之過是也

情誠實之理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於人不畏于天

註曰以中人為制則賢者勸勉不及者愧恥聖人之言乃行也壹謂專心於善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言人有所行當懇怖於天人也　熊氏曰制行立教以制民行也禮以品節其為人之行信以固結其為人之志使養其內也習容貌之度使文其身教衣服之章使稱其德以養於外也又使交朋切磋相成以造於極至之地總之使不惑於他岐而志專一於仁也移讀為稱詩小雅何人斯之篇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

集說曰此承上文容貌衣服而言欲有其德行以實之也德謂得之於己行謂見之於事詩曹風候人之

鶬鵜鶘也俗名淘河鵜鶘當入水中食魚今乃在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未嘗濡濕其翼如小人居高位以竊禄而不稱其服也　坡謂文以君子之辭信也實以君子之德禮也哀色敬色不可辱之色雖以容言然施之各當其時則禮也出之實而不偽則信也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

疏曰小宰註云天地大神至尊不祼此祭上帝有秬鬯者凡鬯有二若和之以鬱謂之鬱鬯祭宗廟而灌也若不和鬱謂之秬鬯謂五齊之酒以秬黍為之故得以事上帝　應氏曰義者截然正方而無偏私也知賤之事貴而不知貴之率賤豈絜矩之道哉故天子竭力致敬以事乎上帝則諸侯亦服勤以輔乎天子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

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註曰無君民之心是思不出其位役之言為也自是

以聽天命言不易道徼利禄也凱樂也弟易也言樂易之君子其求福修德以俟之不為回邪之行要之如葛藟之延蔓于條枚是其性也　疏曰自是言不問得之與失恒行其是而不行非也詩大雅旱麓之篇詩言葛藟施于條枚猶如子孫之興亦由先祖而德盛也引詩斷章故與詩文不同舜禹文王周公是凱弟君子有大德而小心常能畏懼是不回也　熊氏曰又引大雅大明之篇以明文王有事君之小心

也觀此則舜禹周公可知矣　坡謂不自尚二句言恭也儉於位一句言儉也讓於賢三句言讓也求以事君四句言信也葢不易道信也無所為而為亦信也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

足哉惟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

註曰烈業也言后稷造稼穡天下世以為業豈一手一足喻用之者多無數也自謂便人亦言其謙也辟仁聖之名云自便習於此事之人耳　集說曰謚以尊名為美謚以尊顯其聲名也壹專也惠善也善行雖多但節取其大者以專其善故曰節以壹惠也以求處情謂君子所以不自大尚其事功者以求處情實不肯虛為矯飾也過行弗率以求處厚者謂若有

過高之行則不敢率循惟求以處乎篤厚之道而已

本分上不可加毫末也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强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熊氏曰君子謂仁以盡君道者其難乎觀詩而知凱以强教之謂驅之以道而不徇乎情也弟以說安之

謂撫之以恩而不拂乎心也使民和樂而又有節曰母荒使民有禮而情不離曰親戚莊以臨之而不過於拘檢則安孝慈以事親使衆而不流於狎玩則敬蓋樂而無荒孝慈而敬是弟而濟之以凱强教也使民有父道之可尊也有禮而親戚莊而安是凱而濟之以弟説安也使民有母道之可親也則民亦尊之親之可以為民父母矣君子之所謂仁者如此非至德渾全不偏其孰能施而為仁凱弟兼全乎

令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註曰命謂四時政令所以教民勤事也鬼謂四時祭祀所以訓民事君也　疏曰四時教命欲人生厚是親也附近於民使民勤事是不尊神道嚴敬是尊也人神道隔無形可見是不親也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樸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

註曰惷而愚喬而野樸而不文以本不困於刑罰少詐讓也敝謂政教衰失之時也先鬼後禮謂內宗廟外朝廷也

禮者君臣朝會凡以摯交接相施予蕩而不靜勝而無恥以本習於鬼神虛無之事令其心放蕩無所定困於刑罰苟勝免而無恥也　集說曰其賞罰以爵列之高下為準如車服土田之賞有命數之異刑罰之施有八辟之議及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之類皆是也　熊氏曰此言三代偏於尊親而敝於末流也尊命重命令而不輕瀆近人而忠言每事體乎人情而為忠厚之道也利而巧便利多機巧也文而不慚多文辭而無愧

心也　坡謂以煩文縟節相督責而昧於情理之宜賊而敝言文之末失也切中矣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强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

註曰不求備不大望言其政寛貢賦輕也强民言承殷難變之敝也爵賞刑罰窮矣言其繁文備設　疏曰未瀆禮言君臣上下於禮事簡略不褻瀆也　集

說曰未瀆辭以其尊命也未瀆禮以其後禮也未瀆神以其敬神而遠之也不求備不大望於民即省刑罰薄稅斂之事未厭其親尊君親上之心自不能忘也言夏之民未厭其親則殷周之民不然矣强民言殷民不服而成王周公化之之難也賞爵刑罰之制至周而詳悉備具無以復加故曰窮矣窮極也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

不勝其文

集說曰前章言夏商周之事此又兼言虞氏以起下章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

乎

呂氏曰憯怛之愛猶慈母之愛非責報於其子也非要譽於他人也發於誠心而已忠利之教者若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作為衣裳至書契之等使天下利用而不倦是皆有教人以善之誠無所不利之功者也　應氏曰生無私有天下而不與也死不厚其子傳諸賢而為天下得人也其君子化之皆為全德尊仁畏義不敢犯天下之公理恥費輕實不敢徇一已

之私欲恥貴者儉於自奉也輕財者薄於言利也自庇民大德而下凡三章言臣道之難於盡仁惟舜禹文王周公可以為仁之厚而后稷庶幾近之自凱弟君子而下凡四章言君道之難於盡仁惟虞帝可以為德之至而夏商周皆未免有所偏也　熊氏曰憯怛則子民如母而親教曰忠利則子民如父而尊在身則從容自適而安又敬而不至自肆嚴肅難犯而威又愛而不至寡恩及民則富之又有禮而不

驕侈惠之而又能遍利於四海　披謂尊仁畏義二句以行已言忠而不犯二句以事君言文理也静不露也燦然有理而不露圭角寛以容衆而親疏賢否有辨此二句以處事接物言也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禄不誣受罪益寡

應氏曰資憑藉也古之為臣其經世之學皆豫定於胸中至於事君則前定之規模先形於言以為藉然

後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自獻者非屈已以求售也如書之自靖自獻致命而無所愧也畝畝幡然之數語說命對揚之三篇此伊傅先資之言也齊桓問答而為書燕昭命下而有對此管樂先資之言也言於先而信於後無一不酬者後世若登壇東向之答草廬三顧之策亦庶幾焉　馬氏曰受祿不誣言不素餐也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

不以小言受大禄不以大言受小禄易曰不家食吉

集説曰不家食吉大畜之彖辭也謂大畜之君子才德所藴者大則當食禄於朝以有為於天下而不食於家則吉此言不以大言受小禄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吕氏曰大言所言者大也小言所言小也利及天下澤及萬世大利也進一介之善治一官之事小利也諫行言聽利斯從之矣不以小言受大禄不以大言受小禄者受之有義亦稱其大

小而已小言而大祿則報踰其分大言而小祿則君

重財而薄德亦不可受也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

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呂氏曰以下達之事事其君則賊其君者也非其人

而自達之枉已以事君者也三者皆不正非所謂靖

共正直者也　集説曰下達謂趨乎汙下如曰吾君

不能是也尚辭利口捷給也自所由以進者也小雅

小明之篇言人臣能安靖恭敬其職位惟正直之道是與則神明聽之將用福禄與汝矣以與也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註曰尸謂不知人事無辭讓也　䟽曰言親近之臣獻可替否毗輔贊助於君守其調和之事也　吕氏曰陵節犯分以求自達故曰諂懷禄固寵主於為利故曰尸利也　應氏曰宰以職言大臣以位言自三

公以下皆是不特六卿其序則先君德而後朝廷先
朝廷而後天下也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
藏之何日忘之

集說曰諫者止君之失陳者揚君之失也詩小雅隰
桑之篇瑕詩作遐本謂我心愛慕此賢者思相與語
以其相去遐遠故不得共語然欲發之言藏於我心
何日而忘之乎此記者借以為喻言我有愛君之心

欲諫其過胡不言乎縱未得進諫亦藏於心而不忘但不以語他人耳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呂氏曰君信我可以為師非學焉而後臣之則不進也信我可以執國政雖待以季孟之間亦不進也膰肉不至而即行靈公問陳而即行君子之道正君而已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人之相見三揖至於階

三讓以賔升而其退也一辭而出主人拜送賔去不顧若主人之敬未至而强進主人之意已懈而不辭則賔主之分亂矣可仕可已可見可辭進退之義一也　坡謂難進不枉已易退不茍容也有序者不枉已則非躁進有序也不茍容則長廉遠恥避賢者路亦有序也亂者反是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境則利禄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

註曰違猶去也利禄言為貪禄留也臣以道去君至於三而不遂去是貪禄必以其强與君要也　吕氏曰孔子去魯遲遲吾行以不忍於父母之國也孟子去齊三宿出晝冀齊王之悔悟也然卒出竟以去君子之義可見矣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註曰慎始敬終者輕交易絶君子所恥　馬氏曰在

物者有命故可貴可賤可生可殺在已者有義不可使爲亂也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疏曰得志謂君使臣當已才猶宜慎慮而從之必使成功也否謂所使之事非已本才也雖非已本才而幸得終竟竟即辭而退也臣之厚者得志及否並從

而無違是臣行之篤厚也　呂氏曰亂者辟難辭賤不履其事則事不治而亂也臣受君命雖有所合不敢以得志而自滿故慎慮而從之乃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有所不合又非所宜辭亦不敢怨於不得志故熟慮而從之卒事則致為臣而去故可以自免而不累於上故曰臣之厚也易蠱之上九事之終且無位也有似乎仕焉而已者故曰不事王侯乃可以高尚其事而不見役於人也

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鶉之姜姜鵲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集說曰詩衛風鶉之奔奔篇嚴氏曰鶉之奔奔然鬭者不亂其匹也鵲之彊彊然剛者不淫其匹也刺宣姜與公子頑非匹耦也人之不善者我乃以為小君乎　呂氏曰天道無私莫非理義君所以代天而治者推天之理義以治斯人而已天秩天敘天命天討

莫非天也臣之受命於君者命合乎理義為順天命不合則為逆天命順則為臣者將不令而行逆則為臣者雖令不從矣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

集說曰不以辭盡人謂不可以言辭而盡見其人之實蓋有言者不必有德也行有枝葉根本盛而條達者也辭有枝葉則蕪辭蔓說而已此皆世教盛衰所

致故以有道無道言之

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

集說曰承上君子不尚枝葉之辭言三者不能則不問不可以虛言待人也接交也小雅巧言之篇盜言小人讒賊之言也餤進也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集說曰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者也國風曹風蜉蝣之篇詩人憂昭公之無所依故曰其於我而歸說乎說讀為稅舍息也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

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集說曰國風衛風氓之篇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始焉不思其反覆今之反覆是始者不思之過也今則無如之何也故曰亦已焉哉引此以明諾責之意

呂氏曰已謂不許也有求而不許始雖咈人之意而終不害乎信故其怨小諾人而不踐始雖不咈人意而終害乎信故其責大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疎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

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集說曰情欲信即大學意誠之謂也巧當作考即曲禮則古昔稱先王之謂也否則為無稽之言矣　呂氏曰穿窬之盜欺人之不見以為不義而已色親人者巧言令色足恭無誠心以將之情疏貌親主於為利亦欺人之不見也孔子曰色厲而内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孟子曰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二者亦欺人之不見以為

不義故所以為穿窬也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

註曰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襲因也　坡謂太宰神示卜日疏云雖有常時日猶須審慎仍卜日如郊天雖用冬至之月然日必卜吉不必正用日至之日也不卜豈惟曲禮言之

即左傳亦曰禮不卜常祀然周禮炳然未可據傳以疑經也不犯日月是遭喪之後當郊社常祭之日自啓至於反哭則辟此祭日而爲之恐非他祭卜日之謂也卜筮相襲筮人明云大事則此不相襲者言小事也召誥丁巳郊孔傳曰告立郊位於天戊午社孔傳曰告立社稷之位非正祭也豈可以剛柔律之戊辰烝孔傳曰王以十二月戊辰到明月仲冬始於新邑烝耳事已遠矣先人説既可通且並守之不必互

相連累滋學者之惑也陳註所引劉氏之疑闕之

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内事用柔日不違龜筮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

註曰大事有事於大神有常時常日也有事於小神無常時日有筮臨有事筮之　疏曰既有常時日而用卜者亦不敢專也故曲禮曰日而行事則必踐之祭統云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是雖有常日猶

用卜也　集說曰外剛內柔見曲禮詳文理不違龜

筮四字當在牲牷禮樂齊盛之下以其一聽於龜筮

故神人之心皆順也

子曰后稷之事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禄及子孫詩

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

註曰富之言備也　吕氏曰其祀也求無罪悔而已

此所以其辭恭其欲儉也　熊氏曰后稷之祭宗廟

不貴異物多品可謂易全備矣祝神之辭則恭心之

欲則儉而無希望物薄意誠而神降之福其禄遂及
於子孫詩大雅生民之篇言后稷始祀時盡誠庶幾
無罪悔迄於今而子孫受禄也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
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太廟
註曰威敬言其用之尊嚴天子無筮謂征伐出師若
廵守也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也守筮守國之筮國
有事則用之道以筮始將出卜之道有小事則用筮

諸侯入他國則不筮不敢問吉凶於人之國也諸侯受封於天子因國而國唯宮室欲改易者得卜之耳不卜處大廟者卜可建國之處吉則宗廟吉可知

陸氏曰諸侯適人之國雖不用筮其所宅寢室猶卜若天子適諸侯則舍其寢廟不卜也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註曰用祭器謂朝聘待賓客崇敬不敢用燕器也用

龜筮問所貢獻也　疏曰不廢日月者總明朝聘之時依其日月君謂天子言長者兼諸侯相朝小國之於大國也　熊氏曰為上則不為民所瀆敬有以化之也為下則不為上所褻敬有以感之也

禮記述註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述註卷二十四 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黄臣鵾

禮記述註卷二十四

安溪　李光坡　撰

緇衣第三十三

疏曰鄭云善其好賢者之厚故述其所稱之詩以為其名也緇衣鄭詩美武公也劉瓛云公孫尼子所作也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註曰言君不苛虐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　疏曰此篇凡二十四章唯此云子言之曰餘二十三章皆云子曰以篇首異宜故也此篇題緇衣而入文不先云緇衣者欲見君明臣賢如此後乃可服緇衣也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集說曰緇衣鄭國風首篇美鄭武公之詩小雅巷伯寺人刺幽王之詩大雅文王之篇國詩作邦　吕氏

曰好賢必如緇衣之篤則人知上之誠好賢矣不必爵命之數勸而民自起愿心以敬上故曰爵不瀆而民作愿惡惡必如巷伯之深則民知上之誠惡惡矣不必刑罰之施而民自畏服故曰刑不試而民咸服文王好惡得其正而一出乎誠心故為天下之所儀刑德之所以孚乎下也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

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註曰遯逃也孫順也甫刑尚書篇名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之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為法於是民皆為惡起倍畔也三苗由此見滅無後世由不任德　葉氏曰子以愛之信以結之所謂教之以德也

恭以涖之所謂齊之以禮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註曰言民化行不拘於言甚者甚於君也民之表者言民之從君如影逐表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註曰百姓傚禹為仁非本性能仁遂猶達也　集說曰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赫赫威盛貌師尹周太師尹氏具俱也大雅下武之篇言武王能成王者之德乎信於民而天下皆法式之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

註曰民致行已者民之行皆盡已心　集說曰章志

者明吾好惡之所在也貞教者身率以正也所志

所教莫非尊仁之事以此為愛民之道是以民感其

子愛之心致力於行已之善而悦其上如子從父母之

命也詩大雅抑之篇梏當依詩作覺言有能覺悟人以

德行者則四國服從之也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

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

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

爾止不愆于儀

集說曰綸緩也疏云如宛轉繩綍引棺索也危高也詩大雅抑之篇止容止愆過也　呂氏曰大人王公之謂也游言無根不定之言也易曰誣善之人其辭游為人上者倡之以誠慤篤實之言天下猶有欺詐以罔上者苟以游言倡之則天下蕩然虛浮之風作矣可不慎乎可言而不可行過言也可行而不可言過行也君子弗言弗行則言行不越乎中民將效之言

不敢高於行而言之必可行也行不敢高於言而必為繼之道也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集說曰道化誨之也道人以言而必慮其所終恐其行之不能至則為虛誕也禁謹飭之也禁人以行而必稽其所敝慮其末流之或偏也如是則民皆謹

言而慎行矣詩大雅抑之篇大雅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兩引詩皆以為謹言之證　呂氏曰進取於善者周考其行而不掩猶不免於狂況不在於善者乎故曰言必慮其所終周惠之清和其末猶為隘與不恭故曰行必稽其所敝文王之德亦不越敬其容止而已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

萬民所望

集說曰詩小雅都人士之篇周忠信也　馬氏曰狐裘黄黄服其服也其容不改文以君子之容也出言有章遂以君子之辭也行歸於周實以君子之德也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集說曰君之待臣表裏如一故曰可望而知臣之事

君一由忠誠其職業可稱述而記志此所以上下之間不疑不惑也尹吉伊尹告太甲之書今咸有一德篇文詩曹風鳲鳩之篇引書以證君臣相得又引詩以證壹德之義

子曰有國家者章義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陸氏曰章義如字尚書作善皇云義善也　呂氏曰章明也癉病也明之斯好之矣病之斯惡之矣善居

其厚惡居其薄此所以示民厚也好善惡惡之分定民情所以不貳也詩小雅小明之篇引之以明章善之義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小雅曰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註曰難知有姦心也重猶尚也援猶引也言君所不

及謂必使其君所行如堯舜也不煩以其所不知謂必使其知慮如聖人也凡告諭人當隨其才以誘之

上帝瑜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癉病也此君使民慼之詩卭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惟使王之勞此臣使君勞之詩也　方氏曰上人疑猶豫不明也臣有可儀之行而所重者不在乎辭則凡有所行者無僞行矣苟有所言者無虛辭矣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禄不足勸也刑罰不

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廸

注曰播猶施也不行字耳廸道也言施刑之道　疏曰皇氏云言政令所以不行教化所以不成者秪由君上爵加於小人不足勸人為善也由刑罰加於無罪之人不足恥其為惡由賞罰失所故致政之不行教之不成也故君上不可輕褻之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

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内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集說曰大臣不見親信則民不服從其令故不寧也

此葢由臣之忠不足於君君之敬不足於臣君與臣富貴已過極也由是邇臣之黨相比以奪大臣之柄

而使之不得治其事故大臣所以不可不敬者以其為民所瞻望之儀表也邇臣所以不可不慎者以君之好惡係焉乃民之所從以為道者也人君不使小臣謀大臣則大臣不至於怨乎不以不使遠臣間近臣則近臣不至於疾其君不使內之寵臣圖四方宣力之士則遠臣之賢無所壅蔽而得見知於上矣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顧命臨死回顧之言也毋以小謀敗大作謂不可用小臣之謀而敗

大臣所作之事也疾毁惡之也莊猶正也敬也君所取正而加敬之謂也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註曰親失失其所當親也教煩由信賤也賤者無一德也　集説曰詩小雅正月之篇言彼小人初用事求我以為法則惟恐不得既而不合則空執留之視

如仇讎然不用力於我矣仇仇者言不一仇之無往

而不忤其意也君陳周書蓋引之皆為不親賢之證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

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

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

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

註曰言水人所沐浴自潔清者至於深淵洪波所當

畏慎也由近人之故或泳之游之褻慢而無戒心以

取溺馬難親親之當肅敬如臨深淵費而煩多言且煩數也過言一出駟馬不能及不可得悔也口舌所覆亦如溺矣言民不通於人道而心鄙詐難卒告諭人君敬慎以臨之則可若陵虐而慢之分崩怨畔君無所尊亦如溺矣不可不慎者慎所可褻乃不溺矣 熊氏曰水近於人謂日用之需也然何故溺人以德雖柔弱而深險之勢難親也

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

則釋兑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註曰越之言蹷也厥其也覆敗也虞主田獵之地者也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間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為政亦當以己心參於羣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兑當為說衣裳朝祭之服也惟口起羞當慎言語也惟甲冑起兵

當慎軍旅之事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為禮也惟干戈省厥躬當恕已不尚害人也違猶辟也逭逃也尹吉尹誥也天當為先字之誤忠信為周相助也伊尹言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絶桀者以其自作孽夏之邑在亳西　拔謂括箭受弦處也此引太甲明慎之機要也次引兑命明四者之必慎所以當省而無越厥命也三引太甲申自覆意四引尹吉見覆自覆則有終亦在自矣故曰自周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

集説曰此承上文大人溺於民之意而言昔吾有先正以下五句逸詩也下三句今見小雅節南山之篇

言今日誰人秉持國家之成法乎師尹實秉持之乃不自為政而信任羣小終勞苦百姓也君牙周書資書作咨祈大也下復缺一咨字　方氏曰民以君為心者言好惡從於君也君以民為體者言休戚同於民也體雖致用於外然由於心之所使故曰心好之身必安之心雖為主於內然資乎體之所保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畧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集說曰義不壹或從或違由身不正也行無類或善或否由言不信也君陳書言謀政事者當出入反覆與衆人共虞度其可否而觀庶言之同異也詩曹風鳲鳩之篇引以證義壹行類　呂氏曰有物則非失

實之言有格則無踰矩之行歸於一而不可變生乎由是死乎由是故志也名也不可得而奪也　熊氏曰然其初必本於學焉故君子多聞善言質正於人守之而服膺勿失多見善行而志之且親之而學問不厭雖由多聞多志而得之又當精思以其至約而行之畧者約也此皆義壹行類之道也引君陳以証多聞見而質之見其用功也引曹風以証義壹行類見其成功也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集說曰小人視君子如仇讎常有禍之之心此所謂毒其正也君子所好不可以非其人故曰朋友有鄉所惡不可以及善人故曰其惡有方前章言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今好惡既明民情歸一故邇者遠者不惑不疑也詩周南關雎之篇言君子有

良善之仇匹引以證同道之朋
子曰輕絶貧賤而重絶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
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集說曰詩大雅既醉之篇言朋友所以相檢攝者在
威儀以喻不在貧賤富貴也　馬氏曰賢者宜富貴
而富貴者未必皆賢惡者宜貧賤而貧賤者未必皆
惡於其貧賤而輕有以絶之則是好賢不堅也於其
富貴而重有以絶之則是惡惡不著也是志在於利

而不在於道人雖曰不利者吾不信也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集說曰上文言好惡皆當循公道故此言人有私惠於我而不合於德義之公君子決不留之於已也詩小雅鹿鳴之篇周行大道也言人之好愛我者示我以大道而已引以明不留私惠之義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

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

熊氏曰此喻誠之不可揜見人之當謹言行也有車必見其乘而憑軾有衣必見其服之而至於敝況人之言行豈可揜乎無論善惡但宣之口則聲聞於人措之身則迹見於外自然之理也引葛覃之詩以明服之久而無厭射則必見其敝矣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

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集說曰從順也謂順於理也言順於理而行之則言為可用而非文飾之言矣行順於理而言之則行為可稱而非文飾之行矣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寡言而行即訥於言而敏於行之意以成其信謂言行皆不妄也大其美者所以要譽小其惡者所以飾非皆

言之所為也君子寡言以示教故民不得如此詩大雅抑之篇玷缺也小雅車攻之篇允信也展誠也君奭周書言昔者上帝降割罰于殷而申重奬勸文王之徳集大命於其身使有天下　熊氏曰抑詩以明君子當寡言而行也小雅以証君子能成其信也君奭以証君子以信而得民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况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

告猶兑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

集說曰論語言不可以作巫醫是為巫為醫此言為卜筮乃是求占於卜筮龜筮猶不能知言無常之人雖先知如龜筮亦不能定其吉凶況於人乎詩小雅小旻之篇猶謀也言卜筮煩數龜亦厭之不復告以所謀之吉凶也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婦人之德

從一而終故吉夫子制義故從婦則凶也　熊氏曰兊命與今書文異姑取事神則難一句及小旻詩皆以明龜筮不能知之意引易取或承之羞以明人不能知也

奔喪第三十四

註曰此於別録屬喪服之禮實逸曲禮之正篇也漢興後得古文而禮家又貪其說因合於禮記耳　疏曰漢興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

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此奔喪禮在十七篇外既謂之逸何以下文註又引逸奔喪禮似此奔喪禮外更有逸禮者但此奔喪禮對十七篇為逸内録入於記其不入於記者又比此為逸也故二逸不同其實秖是一篇也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

疏曰此一節論初聞之節五服皆然知者以下文别

云唯父母則知以前兼五服也

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

註曰雖有哀戚猶辟害也晝夜之分别於昏明哭則

遂行者不為位

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

疏曰未得行奉君命而使使事未了也凡聞喪若聞

父母之喪其哭之不離聞喪之處不得為位即奔之

也若有君命未得奔喪者雖父母之喪既聞喪而哭

又為位更哭也

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

註曰哭辟市朝為驚衆也望國竟哭斬衰者也自是

哭且遂行　䟽曰過國至竟他國竟上也望國竟哭

雖云斬衰其實母之齊衰亦然也

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

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

成踊送賓反位

集說曰此言奔父喪之禮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新死未忍異於生故入自門左升自西階也括髮袒者去飾也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已成服者固自喪服矣在家而親死則笄纚小斂畢乃括髮此自外而至故即括髮而袒衣也鄭云已殯者位在下此奔喪在殯後故自西階降而即其堂下東之位也襲絰者掩其袒而加要絰也序東者在堂下而當堂上

序牆之東也在家小斂當奔之禮又哭旣小斂著絰則合又哭乃絰不於又哭乃絰者發喪已踰日即於是可也不散帶者不見尸柩此絞帶即襲絰之絰非象葦帶之絞帶也絰重象葦帶之絞帶輕反位復先所即之位也凡拜賓皆就賓之位而拜之拜竟則反已之位而哭踊也成踊說見前

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髪袒成踊

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賔送賔皆如初

註曰次倚廬也又哭至明日朝也三哭又其明日朝也皆升堂括髮袒如始至必又哭三哭者象小歛大歛時也雜記曰士三踊其夕哭從朝夕哭不括髮不袒不踊不以為數三日三哭之明日也既哭成其服喪服杖於序東　疏曰括髮袒皆在堂上殯東西面成踊則在堂下之東西面位也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賔送賔

陂謂以上適子奔喪禮此似言衆子奔喪之禮也蓋主人唯為之拜賓送賓其它則皆如主人也註疏無明解似以此為奔齊衰以下之冒語恐非

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

註曰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於主人也麻亦絰

帶也於此言麻者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凡袒者於位襲於序東袒襲不相因位此麻乃袒變於為父母也又哭三哭亦入門左中庭北面如始至時也待奔喪者無變嫌賓客之也於賓客以哀變為敬此骨肉哀則自哀矣於此乃言待之明奔喪者至三哭猶不以序入也　疏曰以主人待奔之人俱在東階下故奔喪者在中庭北面繼統於主人也主人惟饋奠有事之時乃升堂若尋常無事恒在堂

下也即位袒是袒在於位也免麻於序東麻即襲也序東在位北隱暎於序是袒襲不相因位也平常五屬入哭則與主人為次重者前輕者後今奔喪者急哀但獨入哭不俟主人為次序非唯初至如此至又哭三哭皆然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髪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絰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髪

註曰為母於父哭而免輕於父也其他則同　疏曰

此謂適子故云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也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

主人拾踊

註曰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也東階東面階也婦人

入者由闈門東髽髽於東序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

也去纚大紒曰髽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

疏曰闈門謂東邊之門男子免在東序故知婦人亦

髽於東序就掩映之處在堂上男子則堂下也東面
之階雜記云側階也熊氏云未殯之前婦人髽於室
若既殯之後室中是神之所處婦人在堂當髽於東
房今此婦人始來奔喪故髽於東序耳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
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絰
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
集說曰不及殯葬後乃至也尸柩既不在家則當先

哭墓此奔喪者是適子故其衆主人之待之者與婦人皆往墓所就墓所分左右之位奔者括髮而於東偏即其主人之位禮畢則相者以畢事告

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註曰又哭三哭不袒者哀戚已久殺之也逸奔喪禮說不及殯日於又哭猶括髮即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成服之朝為四哭此謂既期乃後歸至者也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　集說曰遂冠而歸者不可以括髮行於道路也冠謂素委貌入門出門皆謂殯宮門也五哭者初至象始死為一哭明日象小斂為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為三哭又明日成服之日為四哭又明日為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

哭

為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

註曰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也於此乃言為母異於父者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　䟽曰鄭恐壹括髮是墓所入門則不括髮故明之其異者同謂及殯壹括髮不及殯亦壹括髮是異於父者其事同也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即

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註曰不言袒言襲者容齊衰親者或袒可為又於又哭括髮而不袒此又哭三哭皆言袒袒衍字也　疏曰齊衰以下有大功小功緦麻月日多少不同若奔

在葬後而三月之外大功以上則有免麻東方三日成服若小功緦麻則不得有三日成服小功以下不稅無追服之理若葬後通葬前未滿五月小功則亦三日成服其緦麻者止臨喪節而來亦得三日成服也東即位拜賓成踊者東即位謂奔喪者於東方就哭位拜賓則是主人代之拜此奔喪者當主人代拜賓時已則成踊也又曰經直言免麻於東方即位不稱袒而下云成踊襲襲則有袒理經若言袒恐齊衰

以下皆袒故不得總言袒而稱襲者容有齊衰重為之得襲也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為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

註曰聞父母喪而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

得爲位位有鄰列之處如於家朝夕哭位矣不於又哭乃經者喪至此踰日節於是可也不言就次者當從其事不可以喪服廢公職也其在官亦告就次言五哭者以廹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　疏曰在官謂在官府館舍館舍是實之所專有由館舍之中而作廬故知禮亦告就次經云五哭不云哀止知可以止者若成服之後恒常有哭何須特云五哭明五哭之後不復朝夕有哭也

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

註曰東東即主人位如不及殯者也遂除除於墓而歸無變於服自若時服也亦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

疏曰亦謂主人適子初在墓南北面哭成踊乃來就主人之位括髮袒也不踊者其服已除哀情已殺也

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

集說曰齊衰大功小功緦之服其奔喪在除喪之後者唯首免要麻絰於墓所哭罷即除無括髪等禮也故云所以異者免麻

凡為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即位袒成踊襲拜賔反位哭成踊送賔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賔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賔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往

註曰謂無君事又無故可得奔喪而以已私未奔者也父母之喪則不為位其哭之不離聞喪之處齊衰以下更為位而哭皆可行乃行卒猶止也三日五哭者始聞喪說夕為位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不五朝哭而數朝夕備五哭而止亦為急奔喪已私事當畢亦明日乃成服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　集說曰主人出送賓者謂既奔喪至家則喪家之主人為之出送賓也

所謂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出送賓是也衆主人兄弟亦謂在喪家者成服拜賓者謂三日五哭卒之明日為成服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也前四處有五哭之文上兩處五哭下無拜送賓之事下两處五哭雖有拜送賓恐與上有異故鄭總明之云凡五哭後皆有也若所為位者之家道遠則成服而后往亦可蓋外喪緩可容辦集而行也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

位而哭

集說曰雜記云大功望鄉而哭者謂本是齊衰降而服大功也故與此不同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為位不奠

註曰黨謂族類無服者也逸奔喪禮曰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壹哭而已不踊言壹哭而已則不為位矣不奠以其精神不在於是

疏曰此一節明無服之親聞喪所哭之處案檀弓云師吾哭諸寢與此異此哭父黨於廟而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君無殯則在寢與此不同者異代禮也

哭天子九諸七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為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而哭凡為位者壹袒

註曰此臣聞君喪而未奔為位而哭尊卑日數之差

也士亦有屬吏賤不得君臣之名　集說曰大夫哭諸侯哭其舊君也不敢拜賓避爲主也在他國爲使而出也與諸侯爲兄弟亦謂在異國者壹袒謂爲位之日也明以往不袒矣若父母之喪則必三袒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

集說曰已所知識之人死而往弔之時已在葬後矣必先哭于其家者情雖由於死者而禮則施於生者

故也主人墓左西向賔北面向墓而踊固賔主拾之然必主人先而賔從之故曰從主人也言皆者必于家于墓皆踊也

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集說曰此言父在而子有妻子之喪則父主之統於尊也父沒之後兄弟雖同居各主妻子之喪矣同宮猶然則異宮從可知也親同長者主之謂父母之喪

長子為主其同父母之兄弟死亦推長者為主也不同親者主之謂從父兄弟之喪則彼親者為之主也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

註曰小功緦麻不稅者也雖不服猶免袒尚左手吉拜也逸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尚左手　䟽曰雖不稅而初聞之亦必免袒而成其踊者以本是五服之親為之變也

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註曰雖無服猶弔服加麻袒免為位哭也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婦人降而無服族姑姊妹嫁者也逸奔喪禮曰無服袒免為位者唯嫂與叔凡為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疏曰哭嫂與叔為位族姑姊妹元是緦麻出嫁於人降而無服亦當為位哭之加弔服之麻麻謂緦之經也不為之袒免其族姑姊為族伯叔兄弟亦無服而加麻